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II

第二個家 1932 京都・東京

熙來攘往的東京街頭，
成了懷抱藝術之夢的青年
流浪的所在。
自食其力的張義雄，
白天送報紙、晚上畫人像，
甘願走上一條不歸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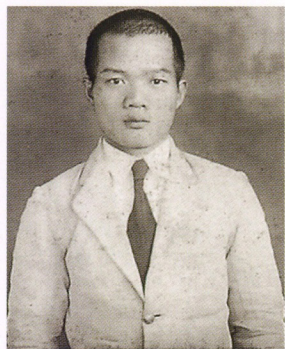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家變

叛逆的少年張義雄，萬萬沒想到，向來支持他的父親，卻在

他十九歲時驟然離世，使他遭受非常嚴重的打擊。當時正就讀長崎醫大二年級的大哥張嘉英，從此必須肩負家計，張義雄發誓不再接受家人資助，決心一人奮鬥。這一年也正開啓了張義雄的浪人生涯，行囊裡帶著日本所沒有的布袋戲尪仔頭和檳榔葉做的扇子，心想或許能在異鄉換取些許盤纏。他隻身赴日，立志要考取陳澄波讀過的東京美術學校。

●為了賺取生活費，嘉義張家的二公子自願過著貧窮留學生的生活，將家人所寄來的生活費用原封不動又寄回，每天早上三點到下午三點當送報伙，一天的收入只夠吃三餐，學費、通勤費都是挨餓受凍節省而來。好友帶他去向一位歐巴桑購買剩飯剩菜，花很少的錢就能夠吃一天。送了五年報紙，沒有得到肺病，真是萬幸。為了能夠畫畫，一切的苦都甘之如飴。



兩洋中學時期的張義雄
1934

●就在父親逝世這一年，張義雄憑著自己的實力，終於考取帝國美術學校（今「武藏野美術大學」）。這份遲來的榮耀，父親卻看不到了，張義雄心中雖激盪著狂喜，卻充塞著更多的悲愴，奔入松林中痛哭一整天。回想起自幼受到父親的寵愛，不孝的自己卻無以回報，悔恨與遺憾，只能化作一股強大的動力，在異鄉打拼未來。

●進入帝國美術學校，張義雄只念了一學期便因付不起學費而休學，加上一心以陳澄波為榜樣，因此決定報考心目中的第一名校「東京美術學校」。

送報伙

台灣作家楊逵（1905-1985）著名的小說〈送報伙〉，即描寫一位留學東京的苦學青年，辛苦謀得送報伙的工作，卻遭派報所老闆剝削，故鄉的田地又被財閥侵奪，以致家破人亡的故事。1932年，〈送報伙〉刊載於《台灣民報》，只刊登前半篇，後半篇即遭禁。1934年該作入選東京《文學評論》第二獎（首獎從缺），為台灣文學作品首次出現於日本文壇。楊逵筆下的〈送報伙〉，生動地呈現了與張義雄同時代的留日台灣青年的處境。



張義雄於嘉義老家的畫室 1935

美必須有中學文憑，張義雄便插班京都的「兩洋中學」四年級，再利用課餘時間到關西美術學院補習。

●孤立無援的異鄉生活中，幸好有貴人的扶持，兩洋中學的校長中根先生非常讚賞張義雄勤奮執著的個性，也了解他的繪畫天份和處境，在張義雄繳不出學費時，中根校長就請他幫學校作畫，以作品來代替學費，幫助他順利完成學業。在張義雄畢業時，中根校長語重心長的勉勵他：「你要做世界的義雄！」因為這句話，激勵著每每陷於困境的張義雄。



1935年張義雄（右）與林玉山（中）、蔡國憲攝於京都清水寺，嘉義同鄉林玉山，當時正於京都堂本畫塾深造。

武藏野美術學校

創立於1929年（昭和四年），當時名稱為「帝國美術學校」。初期設有日本畫、西洋畫、雕刻，後來增設師範科，1948年改名「武藏野美術學校」迄今。早年台灣留日的藝術家之中，洪瑞麟與林之助皆為該校校友，於1931年入學，張義雄則為1932年考取。

東京美術學校

1889年創立，位於東京上野公園內，為東京藝術大學的前身。初期設有繪畫科（日本畫）、雕刻科（木刻）、美術工藝科（金工、漆工）三科，1896年設西洋畫科，1907年設圖畫師範科。東京美術學校為日本美術界的權威，由於該校教授擔任台展與府展的評審次數頻繁，無形中，其藝術品味也影響了台灣的繪畫風格。日據時期台灣前輩畫家之中，畢業自東京美術學校西畫科者，前後有劉錦堂、顏水龍、張秋海、陳植棋、何德來、郭柏川、李梅樹、李石樵、廖德政等人；畢業於圖畫師範科者，則有陳澄波、廖繼春、王白淵、陳承藩、陳慧坤等人。他們在此接受近代美術的洗禮與磨練，奠定成為一個畫家的基石。



青辰美術協會的畫友們
右起第四位為指導老師陳澄波，左三為張義雄。

●這是一九三四年的故事，直到四十年後，一九七四年張義雄在台北的省立博物館（今「國立台灣博物館」）個展，中根校長居然特別飛到台灣參加開幕茶會，老校長看到六十歲的張義雄有所成就，當場抱著他激動得哭了。而當中根校長把手伸進西裝外套口袋時，張義雄拔腿就跑——讓中根校長在後面追得氣喘吁吁，跟上來說：「你想把我喘死呀！」

●原來，在京都兩洋中學時，中根校長

常會塞一些生活費給張義雄，而往後每次張義雄寄畫展邀請卡給校長時，校長總會回寄三萬日幣贊助他。時過四十年，張義雄已經不需要別人再塞錢給他了，看到中根校長掏口袋的動作，生性頑點的張義雄，只好拔腿就跑。校長與學生之間，一切付出與接受只有一個「真心」。如果不是中根校長溫暖的關愛，張義雄可能早成為牢中常客，不會成為畫家張義雄，更不會成為世界的張義雄了。

從畫室到街頭

●心中只認定日本美術最高學府「東京美術學校」為第一志願的張義雄，於一九三五年先進入「川端畫學校」補習素描。這一年張義雄與翁崑德及林榮杰三人，在嘉義公會堂舉辦了第一次聯展。林榮杰比張義雄年長一歲，曾東渡日本習畫；翁崑德比張義雄小一歲，留學日本讀文學系，三人都是嘉義地區熱衷於繪畫的年輕人。張義雄也加入了由林榮杰、戴文忠、翁焜輝、翁崑德等人所組織的「青辰畫會」，畫友之間彼此切磋研究，並敦請陳澄波為指導老師。

●展覽是一個立志成為畫家的年輕人的肯定舞台，而心目中的第一美術名校

「東京美術學校」，卻是如此無緣。張義雄前後共考了五次都失敗而歸。原來，在當時軍國主義高張的背景下，校方希望錄取畢業後可從軍的年輕學子，而張義雄第一次報考時已二十二歲，在全國考生只錄取三十五名的激烈競爭中，自是無望了。儘管如此，他仍然不放棄繪畫，白天持續在川端畫學校苦練素描，晚上到各處尋找打工的機會。

●流浪東京的日子裡，張義雄也曾一度對未來茫然迷惘，差點步入歧途，幸好讀到英國文學家毛姆所寫的《月亮與六便士》，這部小說取材自畫家高更的故事，描寫一位平凡的中年股票經紀人，



張義雄在嘉義公會堂的第一次聯展
1935



嘉義公會堂的洋畫三人展 1935
會場前左三起為陳澄波、翁崑德、張義雄、林榮杰

有一天突然放棄穩定的職業和美滿的家庭，順服血液裡的召喚，把生命完全交給繪畫，遠走巴黎、大溪地追尋藝術的理想。毛姆認為，一個藝術天才在個性上具有特異性，內心卻也特別脆弱，有許多世俗性的缺點，世人在肯定其藝術成就的同時，也需要更大的包容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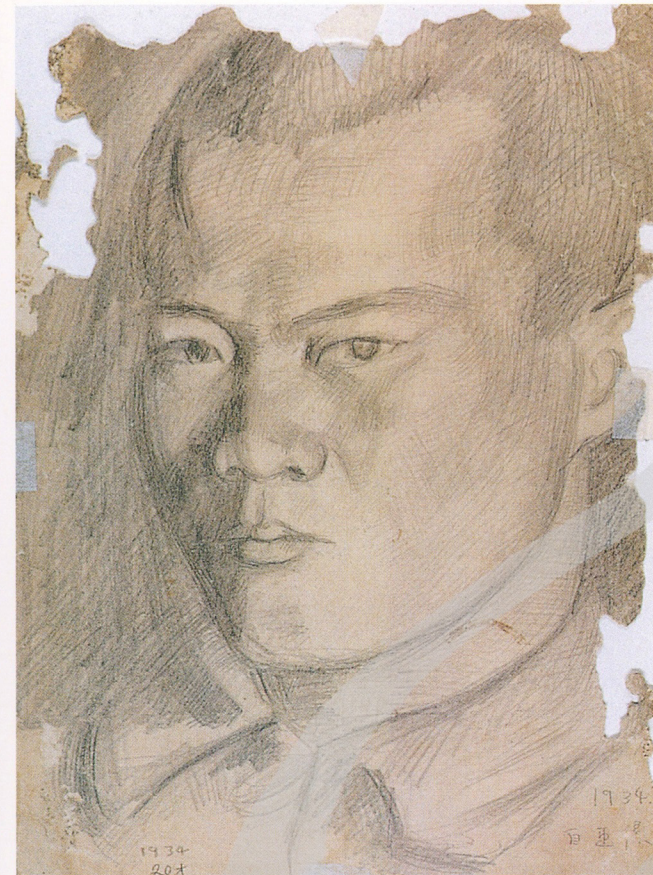
●《月亮與六便士》擦亮了張義雄的眼睛，給了他勇氣，使他更加確定藝術創作是他必須走的路。他開始利用晚上的時間，到東京夜生活最繁華的銀座或新宿，為路人畫人像，也兼用剪刀和黑紙做剪影。第一天上街頭畫像，他覺得在路邊擺攤見不得人，不敢正面看顧客，兩手還微微發抖，沒想到這一畫就是幾十年，「街頭畫家」的工作幫助他渡過

往後許多貧困的日子。由於優秀的畫像技巧，加上天生的浪人個性，張義雄發展出良好的街頭人脈，開創了自己的一片地盤，進而成為那一帶街頭同業的「大哥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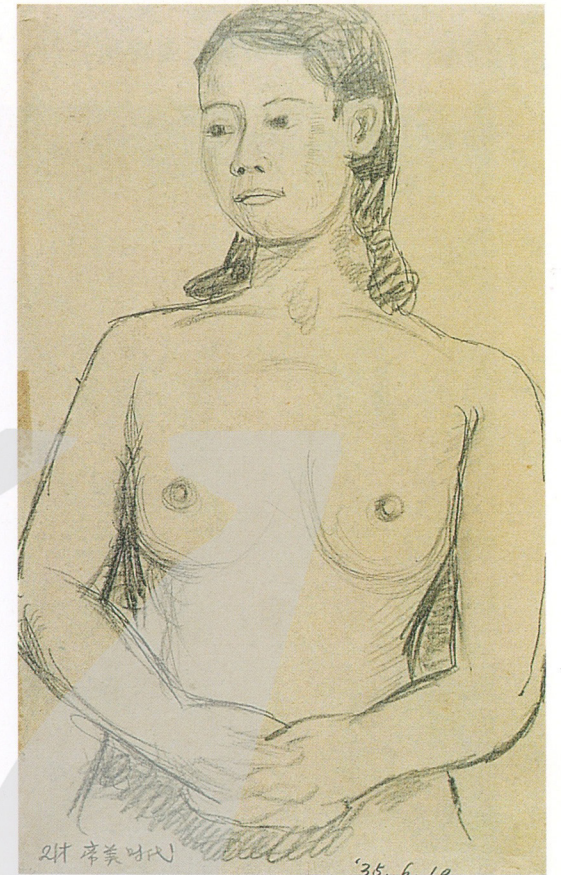
●東京街頭，成了懷抱藝術之夢的青年流浪的所在；街頭，也是張義雄在物質貧窮與精神富足之間徬徨的過渡；街頭，此時此刻是張義雄生存活命、掙扎在理想與殘酷現實之間，另一個戰場，一個沒有掩護、不能遮風避雨的家。

毛姆 (W.Somerset Maugham 1874-1965)

出生於巴黎的英國人，八歲時母親死於肺結核，父親為英國駐巴黎大使館律師，兩年後也罹癌去世，寄養於伯父家中。十八歲前往德國海德堡大學遊學，回國後一心想當作家，因遭伯父反對，進入醫學院習醫。1897年第一部小說《蘭貝思的莉莎》問世，深獲好評，棄醫從文，專事寫作劇本與小說。長篇小說代表作《人性枷鎖》(1915)、《月亮與六便士》(1919)、《剃刀邊緣》(1944)等。



張義雄 自畫像 1934



張義雄 裸女 1935



張義雄 少年像 19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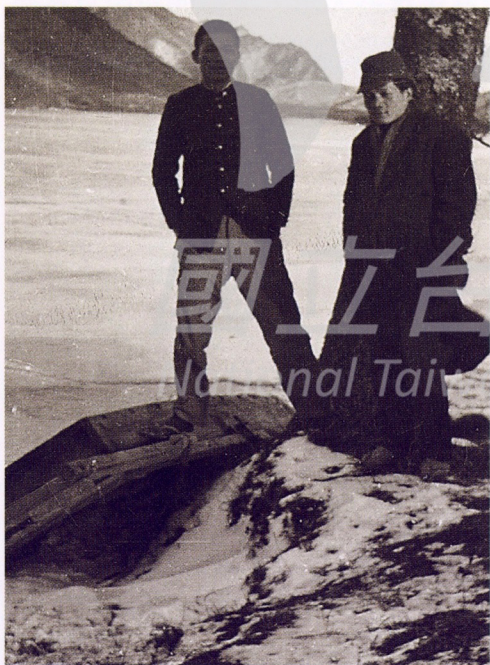
悲憫與感性

●一直到一九三九年，張義雄每年的考試都落敗，一直窩居在東京神樂坂神社旁一個租來的小屋子裡。白天送牛奶、送報紙，還要畫畫；晚上就在附近壽司屋跑堂打工，或到新宿附近街頭畫人像。這時候另一位台灣青年畫家廖德政也才剛抵達日本，沒多久他們就在川端畫學校逐漸相熟。

●廖德政畢業於台中一中，是一位愛好文學與音樂的青年，夢想讀文科，但父

親冀望他當醫生。背負著家族期許到東京準備考試，廖德政卻決定要報考東京美術學校。身材頎長，且個性內向不多話的廖德政，和個子矮小而具有草根生命力的張義雄，兩人有著共同的「東美」夢，平日一起畫素描、看展覽、出外寫生，在異鄉的生活中互相照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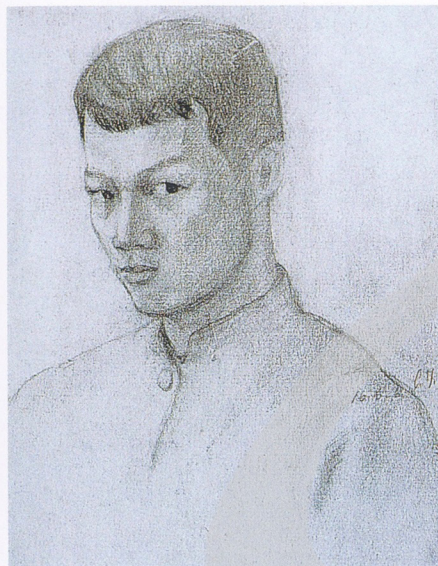
●一九四〇年三月，東京美術學校放榜，張義雄一如往年，再次與夢想擦肩而過，第一次應考的廖德政卻幸運的榜上有名。看到榜單的張義雄，馬上到廖德政的住處，告訴他考取的消息——兩個情如兄弟的摯友，上榜與落榜，殊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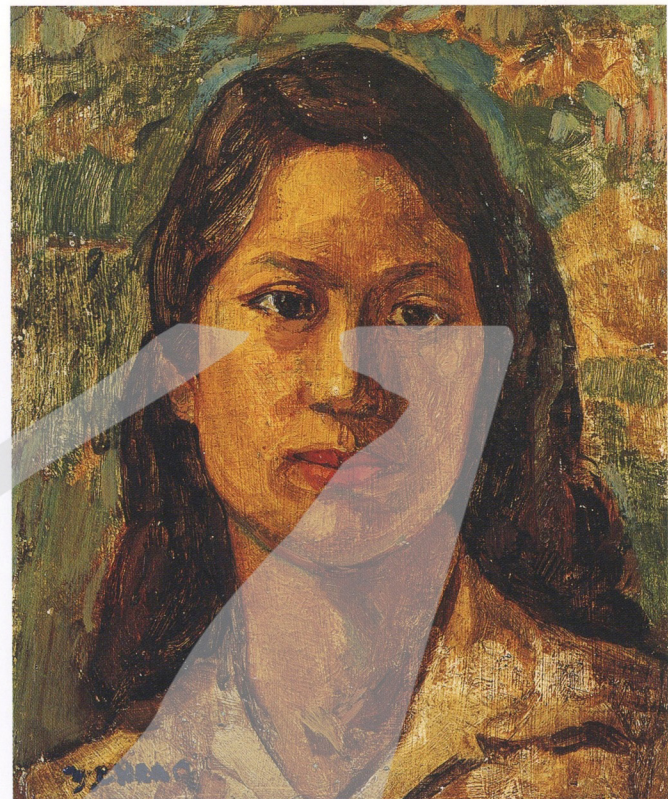
張義雄（右）與廖德政於日本榛名湖畔 1943
（圖片提供／廖德政）



東京池袋區慰勞出兵家屬晚會 1943
後排吹笛乞丐為張義雄，前排彈吉他的花臉為廖德政。
（圖片提供／廖德政）



張義雄 自畫像 年代不詳



張義雄 女子像 1940 3F

的命運，都在初春的料峭寒風與酒熱之中，相對無言。

●早期留日的台灣人，大都家境富裕，不必擔心生活費與學費的來源，張義雄卻必須為生活四處奔波，還要研究繪畫。可是廖德政卻發現，張義雄一點也沒有被困境打倒，反而充滿了奮鬥的活力，令廖德政心中深深佩服與感動。

●自從太平洋戰爭後（1941年），日本的軍費逐年增加，經濟開始衰敗。戰爭

的陰影日漸濃厚，民生物資短缺，食物實施配給制。廖德政的同學大都當兵去了，池袋的公寓空出房間，為了節省食宿費，張義雄搬過來分租，一起搭伙。

負責料理的張義雄，常常在等待生米煮熟飯的空檔中，忙裡偷閒，拿起吉他彈奏曲子，伴隨著爐火的嫋嫋炊煙與飯菜香味。

●在張義雄簡單的行李之中，除了畫布和心愛的吉他之外，就是許多小動物及

各種變把戲的道具。張義雄天生熱愛小動物，可說是無所不養：小鳥、狸仔、猴子、鼬鼠、貓、狗、蛇、烏龜……等，都是他的良伴，連最難飼養的麻雀都騎在他的肩膀上，與他在大街上行走。流浪異鄉的生活中，這些小動物就像是親密的家人一樣，牠們不勢利、不計較，只要主人回家了，便歡天喜地，張義雄完全是以發自內心的愛情與牠們打成一片。



張義雄 靜物 1944 6F

廖德政 (1920-)

台中縣神岡鄉大社村人，終戰前就讀於東京美術學校五年制油畫科，為戰前台灣畫家就讀該校的最後一人。在學期間，受教於畫家南薰造、安井曾太郎。作品理念秉持著根植於鄉土的情感，偏愛農村田園的樸實寧靜，一直以風景與靜物為創作題材。自年少即熱愛古典音樂，作品富有交響樂章的律動性與層次感，表現寧靜、遼闊與深遠的意境。曾參與及組織紀元美術協會，並多次參加全國美展與全省美展。

1945年八月，廖德政疏散至與廣島僅一水之隔的江田島，因而目睹原子彈爆炸，所幸逃過一劫。1947年二二八事件，父親廖進平先生遭憲警逮捕一去不回。廖德政歷經人生哀歡的淘洗與沉澱，作品盡滌雜質，展放出芬芳大地的新綠氣息。



張義雄的摯友廖德政，攝於東京池袋宿舍 1942
(圖片提供／廖德政)

貧窮的證據

●一九三七年，原本在張義雄家幫傭的江寶珠，也前往東京當女工。

●江寶珠年幼時被丟棄在古井邊，十歲那年養父去世，隨著養母改嫁，公學校還差一年沒畢業，就到張家工作，認識了大她三歲的張義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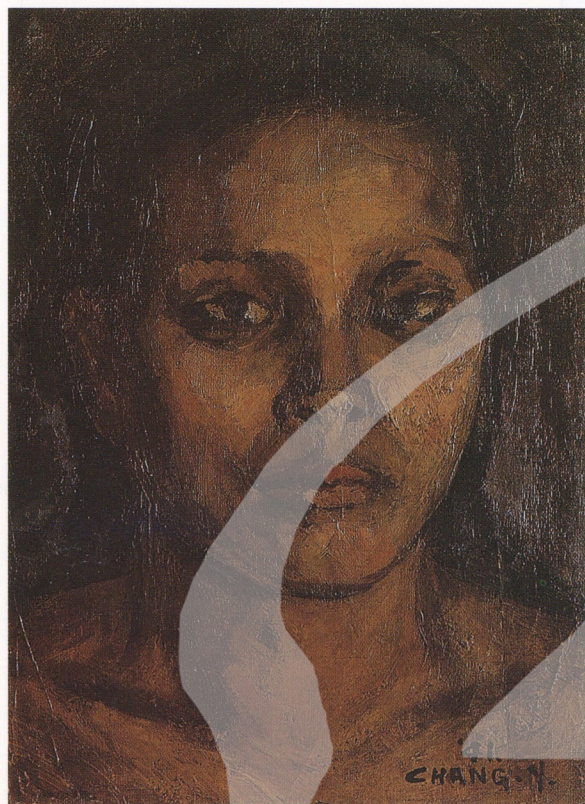
●心地善良的江寶珠一個人在日本打工，有一次主人要欺負她，她見機逃跑，正當徬徨於舉目無親的東京街頭時，幸運的巧遇家鄉的二少爺。張義雄挺身相救，且憐惜江寶珠的孤苦無依，兩人因而成為伴侶。

●江寶珠看見習畫的學生為了付學費及模特兒費，僅能以梅子配飯裹腹，非常感動，不僅願意擔任張義雄的模特兒，也曾跟著他到川端畫學校見習素描。在異鄉艱苦過日，江寶珠對張義雄很照顧，戰爭末期糧食欠缺時，江寶珠住在東京郊外的鄉下，常常在星期天清早揸著菜頭、紅蘿蔔、白米等食物，到張義雄與廖德政的住處，讓他們補充營養。

●這一段與貧窮作戰的時期，能好整以暇的畫完一張圖已是萬幸，但若是碰到搬家遷徙，日日累積的作品就得面臨被丟棄的命運。一九四一年張義雄因為繳不出房租得搬家，由一個貧困的寓所搬到另一個更貧窮的地方。為了節省空間，他將一張署名為「妻」的四十號油畫，剪成只剩四號大小，僅留下頭像的部分。這張小小的頭像，立即成了貧窮的證據。



張義雄的愛人江寶珠



張義雄 江寶珠像 1941 4F
原作為40F油畫，如今只剪成剩下頭部。

●大多數前往日本習畫的台灣青年，都期盼能在帝展或其他展覽中一舉成名。貧窮的張義雄，是藉著勞力維持畫家夢想的人，沒有餘力和心思去追逐光彩，他認為自己還在打基礎的階段，作品尚未成熟到可以出品展覽會，帝展那種明亮、美麗、乾淨的風格，並非他內在心



張義雄 妻 1943
在東京街頭以畫像維生的張義雄，為江寶珠所畫的頭像素描。

境的表現，與他的個性也不合。

●戰況對日本愈來愈不利，美軍開始轟炸日本本土，東京隨時可能在空襲中成為焦土。一九四四年，由於大哥張嘉英在北京一家醫院任職，張義雄決定前往北京避難，任職「東亞交通公司」弘報課。就在張義雄離開日本不久，東京果然遭到大轟炸，江寶珠的住處也毀於戰火，領了補貼做旅費，買到一張往大連的船票，設法到北京找張義雄。在港口等船時，有人急需船票，江寶珠好心地

讓售，自願改搭下一班，沒想到那錯過的船班，在海上遭到擊沉，江寶珠卻陰錯陽差逃過一劫，經歷千辛萬苦到達北京。一九四五年，在大哥張嘉英的主婚下，張義雄與江寶珠在北京成婚。

●兩人成家了，三十歲的張義雄不再孤獨漂泊了嗎？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二少爺張義雄也歷經轉

變，成為貧窮畫家、浪人張義雄了。學院式的規矩與嚴謹，似乎拘束不了內心與畫風都激動狂野的張義雄。畫家梵谷那對繪畫的激情及對人的悲憫精神，深深影響著物質與精神同樣淒苦的張義雄。此時他的畫只有同樣激情的梵谷能懂得，而張義雄的內在也已經住進了淒苦又熱情的梵谷。



江寶珠 庭院一景 1943 水彩 4K